

江花

专栏 A14

匡庐水

花园里的父亲

文/庐山

年初我去看望二老时,他不仅步行陪我们在城郊的森林公园里漫步了三四公里,回到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表演了瑜伽:双腿盘坐,胸部竟能轻松地贴到地毯上。接着还赶鸭子上架让我如法炮制。结果可想而知,我连盘腿禅坐的动作都做得勉强。

这是个团圆的日子,月饼的余香尚留在颊齿间。

中秋次日上午九点左右,小妹从美国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洗澡时倒在卫生间地上,现已送往医院。当即我的心便往上一提,毕竟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了,这一摔怎生得了?转而又安慰自己道,父亲身板一向硬朗,想必无甚大碍。年初我去看望二老时,他不仅步行陪我们在城郊的森林公园里漫步了三四公里,回到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表演了瑜伽:双腿盘坐,胸部竟能轻松地贴到地毯上。接着还赶鸭子上架让我如法炮制。结果可想而知,我连盘腿禅坐的动作都做得勉强。

约莫一小时后电话再次响起:父亲脑子里大面积出血,正在抢救。

我立马决定尽快飞往美国。小妹说,暂时不要急着订票,先观察一下让我等地通知。

下午2:20分噩耗传来,老人家竟已溘然长逝。晴天霹雳令人窒息,好半天我这才缓过神来。父亲的身影顽强地在我眼前晃动,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那是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出差路过镇江,他牵着我的手去看望他中学时的班主任。父亲说,当年我们家很穷,煮饭的当口常常遇到灶膛里仅剩的一点柴禾烧得开锅里的水就煮不熟饭的尴尬。虽则他的

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捉襟见肘的日子不得不迫使他做出辍学的痛苦选择。在一个阴霾的早晨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教室准备向他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告别的时候,班主任李老师摘下了父亲头上的瓜皮帽塞到父亲手里。正当父亲懵懂不知所措之际,全班同学齐刷刷站了起来,一只只稚嫩的小手往瓜皮帽里投进了他们的心意,零零碎碎的铜钱很快“聚沙成塔”。泪水从眼里夺眶而出,怀着真诚的谢意,父亲朝小伙伴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怀着感恩的情愫,父亲给李老师磕了三个头。

遗憾的是病床上的李老师已不能言语,他显然已经认不出眼前这个他曾经倾注了满腔热忱救助过的学生了。毕竟是二十年前的陈年往事,李老师即便是清醒状态,也未必能记起那些过眼云烟。父亲默默地伫立在恩师的床前良久没有说话,临走将一个厚实的信封轻轻地放到老师的枕边。

在火车站送别父亲时,他一再嘱咐我想办法寻找一个当初给予他最大帮助的汪姓同学。父亲低声说,汪同学现在更需要得到帮助。

事隔多年我终于打听到了这位汪叔叔,然而他却已英年早逝,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死在安徽的一个农场,亡命于那个全民饥荒的年代。

平生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62年的暑假。当天晚餐后父亲递给我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仔细一看原来是此次我在京期间的活动安排:颐和园、故宫、动物园等景点自然不会遗漏,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自然博物馆之类场馆则占了很大比重。行程满满当当。至今回想起来才深深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几年后进入到那个全民狂热的年代。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父亲工作的单位。高瘦的父亲站在光明日报社那高大的台阶上,飒飒秋风中显得是恹恹无助。父亲问,要不要进去看看?你妹妹和弟弟都看过了。此言我甚是不解,反问道:看什么?父亲平静地回答: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关于你爸爸的,从一楼到七楼通通都贴满了。沉思片刻,我又问弟、妹们都是什么反应。父亲笑了笑,说:他们都看得很仔细,你弟弟看完就走了,什么都没看;倒是你妹妹叫我一定要老实交代。凝望着父亲清瘦的脸庞,我仿佛在听一个天方夜谭中的故事。我想了想,轻轻拥抱着父亲,附在他耳边说,我不看了,反正就那么回事。爸爸保重。说完一步三回首地融进了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

1989年秋我去内蒙草原修

改电视连续剧《京江祭》剧本,杀青后返程我原本是可以到北京做短暂停留的,不知什么原因一念之差便直接回了镇江。直至次年父母亲去美国定居都没来得及去机场送别。

光阴如箭,转瞬十多年以后我才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流逝的岁月在老人的脸上刻下了无情的印痕。令人欣慰的是二老精神状态极好,读书、看报、散步、写文章、做瑜伽。在全美及业内的诸多著名报刊上不时可见二老笔耕的成果。父亲甚至尝试着写了一些时尚的手机小说,令我既羡慕又惭愧。

父亲的生活极有规律,无非书房、客厅和路边的林荫道。但是老人最喜欢的去处还是院中的花园。映入眼帘的是无花果、枸杞、月季……林林总总,尤其是那几株鲜艳欲滴的得州黄玫瑰,让人顿感心旷神怡。父亲在花园里种了许多时鲜蔬菜瓜果:南瓜、冬瓜、辣椒、西红柿应有尽有。浇水、松土几乎是父亲每天必不可少的劳作。每到收获的季节,父亲便忙得不亦乐乎,不停地采摘,不停地打电话,他希望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能跟他一起分享丰收的快乐。

花园里的父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深处。

愿老人家在天堂也有这么一个自娱自乐的世外桃源。

《英雄谱》里的三国豪杰

文/廖风斋

白描绣像

这套插图绘刻皆工,乃是“三国”版画里的上乘之作。不仅脱离了建阳刻本习见的上图下文版式,而且画面颇重细节的描绘,无论是人物神情,还是雕梁画栋,笔法细腻,一丝不苟,风格绝不似“建阳派”那般粗犷、质朴,体现的是徽派的典雅秀美。



玄德智娶孙夫人 (雄飞馆刻本)



关云长义释曹操 (雄飞馆刻本)



曹孟德横槊赋诗 (雄飞馆刻本)



黄盖用苦肉计 (雄飞馆刻本)



孙夫人(右文堂刻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在民间俗语里,亦有“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的说法。明代雄飞馆刊行的《英雄谱》,即是《三国》和《水浒》二书合刊,颇是有点特别。

雄飞馆是建阳刻书家熊飞的室名,所刻书,仅此一种存世。该刊本全称《明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像英雄谱》,上层刻《水浒》一百回,下层刻《三国》二百四十节。卷首有插图一百叶一百幅,前图后赞。其中《三国》图六十二幅,《水浒》图三十八幅。第一叶和第六十四叶题“刘玉明刻”。刘玉明其人,据魏安先生推测,大约是给李

卓吾评本《三国》刻过像的刻工刘素明的兄弟。

扉页有一段雄飞馆主人识语,其中说道:“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苑之大乘。较雕精工,褚墨致洁,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这段文字既是该刊本的“推销广告”,亦可见熊飞对这套插图并赞语的珍爱之情。

熊飞此言并不虚妄。这套插图绘刻皆工,乃是“三国”版画里的上乘之作。不仅脱离了建阳刻本习见的上图下文版式,而且画面颇重细节的描绘,无论是人物神情,还是雕梁画栋,笔法细腻,一丝不苟,风格绝不似“建阳派”那般粗犷、质朴,体现的是徽派的典雅秀美。

绘刻之精丽,似在吴观明刊本之上。整套插图并非逐回绘图,而是拣择书中的紧要关目,绘就成图。无论是沙场上的烟尘滚滚,还是庭院内的杨柳依依,皆入画中,令人赏心悦目。再配以黄道周、张乐等名家赞语,称得上是“书画并美”。

在清代,不少书坊亦将《三国》、《水浒》合刊,改题书名为《汉宋奇书》。寒斋藏有一部清右文堂刻本,大约刊刻于道咸年间,封面题“金圣叹先生批点绣像汉宋奇书”,版框上书“三国水浒传”。和明代所刻《英雄谱》相比较,清代《汉宋奇书》本卷首已不附插图,而是附有人物绣像,计四十叶八十幅,每幅均附有赞语。其中《三国》、



貂蝉(右文堂刻本)

《水浒》各二十叶四十幅。此本绣像,无论是绘工还是刻工,均中规中矩,无甚出彩之处,但不属劣本。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振宇